



世狗故事

## 雇保姆

□崔树杰

邻居小两口半年前添了一个胖嘟嘟的宝贝儿子，喜得一家人合不拢嘴。

媳妇产假期满后，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：谁来照顾孩子？送托儿所，太小，舍不得；姥姥家在城里，但姥姥还没退休，有心无力；奶奶家在农村，时间较自由，也愿意照顾孙子，可是，媳妇不愿意，一来婆媳间较生分，不自在，二来婆婆做事风风火火，又不讲究卫生，怕孩子遭罪。

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最后丈夫让步了，同意雇保姆。

第二天，丈夫果真领回来一个小保姆。这姑娘不但年轻漂亮，人也利索，嘴巴还甜，一张口便大哥大嫂地叫。有时，丈夫还帮小保姆择菜，两人时而大声说笑，时而小声低语。丈夫每天乐呵呵的，媳妇看在眼里，心里却酸溜溜的。

这天，小保姆带着孩子去小区附近的商店买东西，正好丈夫下班回来，于是商量着给孩子买个玩具。出了商店门，商店新来的员工恭维道：“你们小两口真般配，慢走啊！”这话正好让下班回来路过的媳妇听见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可是无缘无故也不能辞退人家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这天吃饭时，媳妇一尝菜，打死卖盐的了；赶紧喝口汤，简直酸倒牙。媳妇借题发挥，说啥也要辞退小保姆。丈夫劝道：“辞退可以，孩子谁来带？”媳妇一见丈夫有意护着小保姆，态度更加坚决：“找一个岁数大的保姆。”

这次媳妇亲自出马，千挑万选，物色了一个中年妇女，人周正，干活也利索，夫妻俩都很满意。可是好景不长，细心的丈夫发现，家里的油和米来得很快。原来，这个保姆的丈夫在附近打工，保姆经常做好饭给她丈夫送去。他们不得不炒了保姆鱿鱼。

夫妻俩又发了愁。这次丈夫说啥要让自己的老妈来，说只要常常提醒她准没问题。媳妇不愿闹得太过火，便同意了。

奶奶天天逗孙子，满心欢喜。可她在老家自在惯了，呆了几天后觉得憋闷，一天到晚抱着孙子坐在小区花坛边或树阴下，和一群老年人拉家常。有几次，孩子尿了裤子奶奶都没察觉，媳妇就小声嘟囔。丈夫一边暗示老妈细心些，一边讨好媳妇，几天下来，身心疲惫。

这天，奶奶正推着孙子在小区玩，突然刮起大风，扬起灰尘，孩子眯了眼，直哭。奶奶慌忙抱着孩子上楼，一不小心孩子的头碰到墙上，头上起了一个大包。

媳妇又提起雇保姆的事，丈夫不愿意：“雇保姆不顺心，还得花钱，有必要吗？”“怎么没必要？孩子要是生病，也不少花钱。再说你妈腿脚不方便，她自己还需要人照顾呢！”两人争执不下，最后媳妇狠下心，决定自己请假带孩子。

隔墙有耳，小两口的话奶奶听得一清二楚。奶奶流着泪说：“我知道你们也是为我好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出‘雇保姆’的钱。只要你们过得好好，只要孩子好，你常带孩子回家让我解解闷儿，就行了！”

老妈走了，儿子泪眼模糊，恨自己不是男人。



## 小不点

□刘建超

李玉明 绘

老街旧城改造，民工蜂拥而至。

小不点长得干巴精瘦。队长把他往大块头跟前一推：他就编在你们组里了。

大块头瞪起眼：哎，队长，我们是记件拿工钱，不能要光吃饭不干活的啊。

队长眼瞪得比大块头的还圆：这队上干活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？

大块头伸脖子，咽了口吐沫。小不点挺直腰板说：组长，我能干活！

能干你个头！大块头两手抓住小不点的腰，把小不点举过头顶扔了出去，小不点像块砖头扎到2米外的沙堆

上。组里的弟兄见小不点满脸沙土的模样，禁不住哈哈大笑。

小不点扑打扑打脸上的沙粒，笑着说：组长，你给我下马威呢。

大块头脸上有了一丝笑容：好啦，干活吧。活做得细致点儿啊，老街的人眼毒，马虎不得。

民工们起早贪黑，天上星星还没隐去，老街晨练的人刚开始活动腿脚，大家就上工了，除了吃饭撒尿，手里的活是不能停的。大块头派活挺照顾小不点的，派给小不点的活大都是零活，太出力的活从不叫小不点干。组里有人提意见，大

块头脖子一拧：咋，不愿意？滚！

小不点每天起得很早，烧了热水给大伙儿洗脸刷牙。晚上收工吃完饭，大块头就带着大伙儿到热闹的市中心转悠，看看穿着时髦的姑娘，评价几句过过瘾。有时他们去看一些草台班子的演出，节目咋样不知道，反正女演员穿得挺少。回到工地，大伙儿就兴奋得睡不着。大伙儿外出时，大块头总是留下小不点看门，小不点就老老实实地在家看门。

一天晚上，大块头带着大伙儿去看一个“草裙歌舞团”的演出，小不点想去体育馆看全国散打冠军邀请赛。大块头捏着小不点的两只胳膊说：好好看门，不然我把你给打散了！小不点像个玩具娃娃一样被摔在草铺上。大伙儿嘻嘻哈哈地走了。小不点还是跑去看了那场比赛，回来就挨了大块头一巴掌。破烂的工棚还真被小偷光顾了，好在没丢啥值钱的东西。只有马大个子甩着哭腔说包袱丢了，里面有女朋友的照片。大块头给了马大个子一脚：装你奶奶个熊，谁不知道那是韩国女歌星。马大个子揉着屁股说：那也是人家的梦中情人嘛。

过了腊月二十三，工地就放假了。大伙儿收拾东西回家过年，工地上就留下大块头和小不点看场子。热闹的工地如冰冻了一般冷清，天一擦黑，俩人就钻进屋里，守着那台破旧的电视机消磨时光。屋外寒风狂吼，风中夹着零星的雪花。大块头被尿憋得受不了，才裹着棉衣往屋外跑。在材料库门口，大块头看见有人在往一辆工具车上盘钢筋。大块头摸到跟前，吼了一声：干什么？找死啊！那几个家伙并不惊慌，掏出亮闪闪的刀子围住了大块头。大块头腿软了，说：你们也不能太过分。几个家伙把东西装上车，正想走，小不点不知从哪儿跳了出来：站住！大块头连忙拉住小不点：算了，他们走了咱报案。小不点不听，说：东西放下，人也别走。几个家伙挥着刀扑向小不点。大块头痛苦地闭上眼睛。厮打声、嚎叫声、金属撞击声冲击着大块头的耳膜，大块头感觉到小不点已被他们揉成了碎片，心里说：小不点啊小不点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你这是逞的哪门子能耐啊？

组长，快，帮帮忙！大块头睁开眼睛，只见那几个家伙龇牙咧嘴地倒在地上。大块头拿了绳子把几个家伙捆个结实，赶紧报了案。民警做完笔录，盯着小不点说：我怎么看你眼熟，你是不是参加过省运动会，散打拿过名次？小不点摇摇头：你认错人了。

大块头雪夜擒歹徒的事迹在老街越传越神奇。队里开表彰会，给大块头披红戴花，还发了奖金。小不点和大伙儿“噤里啪啦”地使劲拍巴掌，手掌都拍红了。



## 篱笆墙

□章小兵

老王是县城里的环卫工人，家住城乡接合部。平时干惯了力活的老王，闲暇时就在自家房前屋后的菜园子里忙活。

老王养鸡又养鸭，鸡鸭自觉性不强，常常进菜地，把他精心种植的时令蔬菜糟蹋一番。老王不能对自家的鸡鸭怎样，只好想着法子防范鸡鸭对菜园的侵犯。好在老王心灵手巧，又在环卫部门工作，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不花钱的办法。老王每天扫大街时，都能捡到挂在街上没几天就被撕下来的各式横幅，老王像晋代那个爱比富的石崇一样，用那些横幅围成了一堵彩色的篱笆墙，不仅能挡住鸡鸭不再侵犯菜园子，还能不时给人们透露一些信息。

“县城是我家，秩序靠大家。”邻居们看到老王的篱笆墙上出现了这样一条横幅，都笑着说：“看来警察要动真格的了，没有办牌照的摩托车这几天就别上街了！”果然，那几天，哪个路口都可以看到警察站岗，挡住一辆又一辆无照的摩托车。城管们也把路边的小摊小贩撵

得没了踪影。

老王的篱笆墙就像放幻灯片一样，几天就换一个内容，一下子从“工业强县”跳到“生态强县”。大家恍然大悟，原来的县委书记调走了，又来了一个“既要金山银山，又要绿水青山”的书记。大家对老王那堵常换常新的篱笆墙常常报以会心的一笑。

一段时间以来，小城里发生了几起偷盗案件，老王没想到小偷也会光顾他的家，虽然没偷走什么东西，却把他精心耕作的菜园子弄得一塌糊涂。老王想不明白小偷为什么对他不值钱的菜园子感兴趣，邻居笑着告诉他：“还不是你那篱笆墙惹的祸！”老王扯起那条横幅，只见横幅上写着：“严厉打击偷盗抢夺不法行为！”老王也不禁笑了起来，扯起早上刚捡到的一条横幅，将那条换了下来。邻居一看又笑着对老王说：“老王，这条更不妥，你家被盗了，还要上级检查团来验收不成？”老王一看，横幅上面写着：“热烈欢迎上级检查团检查验收！”老王没理会邻居的话，自顾自地忙去了。



□宋殿儒

## 不一样有两个爹

不一样是他的外号。不一样有两个爹，一个是亲爹，一个是后爹。

不一样生性调皮，还有点儿智障，但记性特好，虽没上过学，不认一个字儿，可是能记住自己有一样的两个爹。

可是，不一样记错了的事儿也很难改正。你问他：“不一样，你有几个妈？”

“俩！”他回答得很坚决。当你说不对，他只有一个妈时，他就会嘿嘿一笑，说：“记住了，一个妈。”可是你再接着问他有几个妈，回答还是俩妈。

不过有一点，不一样永远不会记错，那就是你问他哪个爹好，他会马上说后爹好。你要问他亲爹为啥不好，他就会坚决地说：“亲爹见死不救，是头猪！”

你要问为什么，他马上说：“因为那回恶人把刀子架到二姐姐脖子上，要二姐姐脱裤子，亲爹遇上了，拉起我就溜了，后爹却扑上去把恶人给打倒了……”

二姐姐是不一样的童年伙伴，小时候，他整天缠着二姐姐，二姐姐吃糖豆时总会给他一个糖豆……长大了，二姐姐就不跟他玩儿了，可是他看到亲爹不救二姐姐心里就闹得慌。

有一天，不一样到城里见了回大世面。不一样说，城里好多人围着几个人追打一个女人，没一个人去跟那些恶人斗，所以，他再也不去城里了，城里见死不救的人都像“亲爹”，都是猪。